



药堂语录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药堂语求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药堂语录/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53-8

I. 药...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 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8896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药堂语录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5

字 数 70千字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53-8/I·619

定 价 5.3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药堂语录》

止庵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整理《庸报》旧稿。”此即《药堂语录》，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报社出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个别篇目（《药酒》、《洪幼怀》、《张天翁》和《洞灵小志》）则前此一年问世，写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亦或更早一些。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序》（该篇最初发表即名为《药草堂语录》）中所谓“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云云，即此之谓也。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氏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将近五年之后为《药味集》作序，也说：“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所说“笔记”均有特指，即《药堂语录》及《书房一角》，在周氏散文创作历程中，是为文体上一种新的变化。正如《书房一角·原序》所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

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笔记与此前的“文抄公”之作都是“披沙拣金”式的摘录，区别在于文章的切入点和感受范围，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说的更简要”的确意味着一种新的切入方式，就对象而言，是只择取或优或劣的一点；就主体而言，也仅仅把握思想的某种闪现，或者说是记录彼此间一次碰撞，而舍弃了通常构成随笔主体的那个思想过程。虽然切入点和感受范围都小了，背后的意蕴仍相当广阔深厚。即便是《郢人》和《中秋的月亮》这样一时感兴之作，作者的感受也很敏锐丰富，更不要说以“疾虚妄”与“爱真实”为主旨的各篇了。笔记以关乎中国古籍（尤其是笔记作品）者为多，《药堂语录》几乎全数如此，所以虽然篇幅远逊《书房一角》，却显得更纯粹些。《书房一角·原序》说：“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闭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用在这里更为恰当。

《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形式上与中国古代之笔记和题跋颇有相似之处。周氏对古人此类作品一向留意，可谓烂熟于心，然而此番大规模写作之前，尚做过认真而系统的准备工作，见《一蓑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丁丑（按即一九三七年）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

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其间自有一副鉴别取舍的眼光，即：“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这涉及文章与思想两方面，如果说有所承继，也是承继了这样一路，具体说来，与所提到的刘献廷、俞正燮、郝懿行、王倪、李元复、玉书、马时芳等人作品关系可能更大一些。《后记》又讲“此种文字新陈两非”，虽是谦辞，文白夹杂而又和谐一体，确是周氏散文新的语言特色，而且除《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外，此后一段时间所作随笔也往往如此。作者在《药堂杂文·序》中所说，可以代表他的用意：“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人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以其学养胸襟，最大限度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有益养分。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前一方面为进一步拓展现代散文的体式，同时赋予笔记和题跋以新的生命；后一方面则对于现代散文语言之丰富完善，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了。

周作人写的笔记原不止《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这些。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的日记中，多有写作笔记的记载，六月四日云：“下午写笔记，成一卷，共约三万三千字。”八月三日云：“收亢德寄还笔记稿廿页，即寄读书出

版社。”此书未能出版，或已亡佚。一九四九年后在《亦报》、《大报》发表的七百余篇短文，其实也近乎笔记之作。

此次据庸报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插页一帧，为“著者周作人先生之近影”，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一百一十页。“序”原作“药堂语录序”，目次中亦如此。



目 录

序	(1)
太上感应篇	(3)
文海披沙	(5)
科目之蔽	(7)
女人三护	(9)
习苦斋画絮	(11)
鼠数钱	(13)
琐事闲录	(15)
跨鹤吹笙谱	(17)
九烟遗集	(19)
如梦录	(21)
存拙斋札疏	(23)
姚镜塘集	(25)
汴宋竹枝词	(27)

五祖肉身	(29)
七修类稿	(31)
辛卯侍行记	(33)
舌华录	(35)
夷坚志	(37)
麻团胜会	(39)
划水仙	(41)
张天翁	(43)
洞灵小志	(45)
耳食录	(47)
洪幼怀	(49)
药酒	(51)
落花生	(53)
入都日记	(55)
许敬宗语	(57)
销夏之书	(59)
绕竹山房诗稿	(61)
宋琐语	(63)
南园记	(65)
郢人	(67)
燕窗闲话	(69)
七夕	(71)
朱詹	(73)
澹盦文存	(75)

松崖诗钞	(77)
武藏无山	(79)
指画	(81)
如梦记	(83)
日本国志	(85)
钱名世序文	(87)
曲词秽褻	(89)
读诗管见	(91)
曾衍东诗	(93)
右台仙馆笔记	(95)
方晓卿蠹存	(97)
夜光珠	(99)
中秋的月亮	(101)
后记	(103)



序

以前我曾想要将随笔小文编成一卷《药堂文录》，终未动手，现在却写语录，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做落后的进前，进前的落后了。本来照儒释两家的老规矩，语录是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杨子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便很为后人所非薄，我们何必再来学步呢。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而已，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这是该得说明一下的。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我最初颇想题作《常谈》，因为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只可惜刘青园已有《常谈》四卷，李登斋有《常谈丛录》九卷，延荔浦又有诗话曰《老生常谈》。已经有三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凑数，这回固然还是雷同，但名同而实异，无甚妨碍。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

故，即此说是意义亦可耳。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我于本草颇有兴趣，所以知道些药料，把他们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汤水时当然不愿领教，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不但如此，还有些有味的东西，做在糖里的肉桂薄荷不必说了，小时候还买生药来嚼了便吃，顶平常的是玉竹与甘草，这类味道至今尚未忘却。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云，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味煎汤代茶，云可消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中华民国廿九年六月五日。





太上感应篇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占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辘轳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

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案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口，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

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余》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俎》《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





科目之蔽

《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七年十二月下云：初十日阅《夷坚志》毕，文敏喜记科举小吉凶，宋时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可想见也。案谭君所语甚有见识。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观于韩愈可知唐时已然，至今乃历千余年，益积重而难返矣。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是为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笔记如能无比数者，便已足取，虽是谈酒色财气，作市井语，亦总尚胜一筹耳。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菜事魔人矣。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

怪语，而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节亦甚可注意者也。





女人三护

《茶香室三钞》卷五《女人三护》一条云：“唐沙门慧苑《华严经音义》卷四云：女人志弱，故借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案儒书所谓三从，佛书谓之三护。”曲园先生谓三护即三从，形迹虽似，精神却实甚不同。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会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比中国更好，在宗教上被视为秽恶，读有些佛教经传，几乎疑心最澈底的憎女家是在这里了。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时把她们当做人类来看，对于人或物又总想怎么去利济他，那么其时便很不同，三护可以算作一个例。这里所谓护正是出于慈悲，是利他的，《庄子》里述尧的话，嘉孺子而哀妇人，可说是同一气息，此外我竟有点想不起来了。中国的三从出于《仪礼》，本是规定妇人的义务，一面即是男子的权利，所以从男人的立场说这是利己的，与印度的正是对蹠的态度。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合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

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信如吾言，则我所佩服的尧的话大抵当出于道家，而黄老之学乃为中国最古老的传说，很可尊重。佛道至今称为二氏，唯其好处颇不少，足补正儒家之缺失，识者当不以为妄言也。





习苦斋画絮

戴醇士著作，旧得有习苦斋文四卷诗八卷，同治五年刊，《笔记》一卷，十年刊，《画絮》十卷，光绪十九年刊，皆木板也。后又得《画絮》别本四册，曾题其端云：“平常所见《画絮》皆惠年编刊十卷本，今此书只四卷，字画精好，胜于惠刻，而前后无题序，意者或即戴兆春所云，先君于服官吴门时曾哀集付刻数卷者耶。此系吴仲恂旧藏，卷首有海丰吴氏石莲龕一印。”顷读《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七有《习苦斋画记类编序》，叙惠菱舫得《习苦斋画絮》读之而画学大进，又云：“然《画絮》一书只刻四卷，尚有《习苦斋画记》十卷，未刻也。”惠氏取《画记》排比，以类相从，付之剞劂，题曰《习苦斋画记类编》。今查惠年刊本中此序固在，且系曲园手书，唯上文所引数语已改为“然其书十卷未刻也”八字，又其后《画记类编》之记亦改作絮字，唯题叶篆书仍作戴文节画记耳。由此乃知四卷本确系戴氏初刻之《画絮》，盖是十卷之一部分，曲园

谓《画记》别有一书，当为传闻之讹，而惠菱舫所刻改变体例，亦不宜袭《画絮》原名，如序中所称加类编二字，庶几名实相副乎。今只通行十卷本，原刻四卷几已无人知之矣，不佞幸得石莲庵藏本，又于曲园集中见未删改之序文，乃能明白此事颠末，亦正是一幸事也。





鼠数钱

《茶香室续钞》卷二十四有《鼠数钱》一则云：“方濬颐《梦园丛说》云，粤东有钱鼠，其吻尖，其尾长，其声若数钱然，故名。俗云见则主人家有吉庆事，亦犹京师人尊猫为财神也。按常鼠亦能作数钱声，俗云朝闻之为数出，主耗财，暮闻之为数入，主聚财。”案钱鼠在越中亦有之，俗名油炸老鼠，实臭鼠也，过时而闻有臊气，如油焦味，又唧唧作声，但不及常鼠数钱时之急速耳。王衍梅作《鼠嫁词》中云：“啾啾唧唧数聘钱”，即运用此典，颇工巧可喜，但鼠之数钱实乃震惊失常，欲叫不得，故急迫而咋咋作声犹人之口吃，其时大抵与蛇骤遇，竦立不能动，旋即被其缠束矣。儿时闻鼠数钱声，常为悚然，盖知近处必有异，所惧实在蛇而非鼠也。三十年前家母在越，夏夜为帐顶上鼠所扰不能寐，以压帐竹竿拍席驱之，嗒然作声，鼠亦忽数钱，骤惊故尔。母谓或竹竿声似蛇拍尾故，此解更近理。北京未见臭鼠，常鼠大小有数种，亦未曾闻其数钱，

殆因少蛇故耶。中国旧日通行铜钱，交付时必计数，除一五一十罗列几案地上外，大抵两手持数，亦以五文为一注，由右至左，钱相触有声，说及数钱声便各意会，今铜钱几尽废，即铜元亦渐匿迹，恐将更后无人能解此语矣。





琐事闲录

张林西著《琐事闲录》正续各二卷，咸丰年刊，书本寻常，而近来贾人居奇，以高价始得一部，盖儿需十金矣。林西河间人，殆慕其乡先达观奕道人者，亦多谈因果怪异，唯尚质朴可喜，又肯多记琐屑事，不负其题名，如卷上之《苹果》《枣》与《甜瓜》，续编卷上之《面》，皆一般随笔中所鲜见。续编卷上又有《不人诗话》一则云：“先叔祖幼不读书，而聪明颖悟，古近体杂作颇富，惜皆散遗，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正值《随园诗话》开雕之时，薄其行止，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阴，两三次晤叙之后，必设法窥验，殊为可鄙。”案随园身后是非甚多，窃意关于诗文方面，蒋子潇《游艺录》中所说最为持平，若论其人，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林西的叔祖弼亭，据《闲录》中所记，曾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则其人似亦非君子，唯所云随园陋习，当未必尽虚，

盖士大夫中常有此等事，尚不如续编《食性》一则中记嗜痰与鼻泪者之尤为少见也。张君记此琐事，虽意在非袁，却亦可贵，鄙人曾从故友燁斋闻知名人逸事三四，自己见闻亦有若干，尚未能振笔直书，留为后世人作谈资，则朴直处不逮前人远矣。





跨鹤吹笙谱

顾子山著《眉绿楼词》，凡八种，分类成书，体例颇新。末一种曰《跨鹤吹笙谱》，皆赋其园中之景物，调寄《望江南》，凡六百首，诚如潘遵祁所云，创前人所未有。寒斋别有一册单行本，中缝无谱名，前有艮庵七十小像，盖是光绪庚辰年刻，在甲申总集上则像与题词小有修改，题作七十四岁矣。余又得《跨鹤吹笙续谱》一册，词千九十五首，系毛订批校本，唯只校至五十五叶，又多所删削，恐亦不能实行也，末尾题字一行云：辛丑正月忆云读于武林，小印朱文口已盒，似与批校者又非是一手。《东厂图书馆续目》中有此书，注云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或者别是一本乎。闻平伯言，幼时曾游怡园，盖至光绪末园尚完好。冈千仞著《苏杭日记》卷上，记甲申闰五月初五游怡园事云：“归途过顾艮庵文彬，门陈肃静道台翰林布政等朱牌，皆在官时所用。导观其所辟怡园，曲房无阿，间以奇卉异草，澄池虚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岩窦四凿，

突怒偃蹇，无斧削之痕，彩笼饲孔雀丹鹤锦鸡诸异禽，未知洛阳名园有此壮丽否？”冠盖游山，昔人所讥，然中国士大夫往往不免，如上文记顾君所陈头牌执事，亦其一例。白公退食，脱冕置几，枕石暂卧，固两不相妨，若乡绅花园门前立清道牌，虽是常事，思之亦自可笑也。





九烟遗集

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道光己酉年刊，凡六卷，园记在卷二中，如见故人，喜而留之。但现今重读，亦不见得大佳，唯文中却亦有佳作，桐城派甚恨吴越间遗老多放恣，九烟之可取盖亦即在此。《戏为逆旅主人责皋伯通书》，尽嬉笑怒骂之妙，在嘉道间谐文盛时似亦少如此好文章也。据小引言，此集系依据《夏为堂别集》而加以增补，今查《贩书偶记》卷十四，《夏为堂别集》下附注篇目，则今本乃多所删削，如《岂想庵选梦略刻》一卷，便不复存。五年前在故友马隅卿君处见《别集》抄本，曾借阅一过，忆有《情窦诗》七律五首，今亦不见。《选梦略刻》只四十八则，手抄一本，尚在篋中。朱日荃弁言云，梦约万计，皆咄咄叱嗟，设想所不能到，兹刻尚未全梦也。案《遗集》卷一《陶密庵诗序》云，余故有《选梦》一编，纪平生梦中所得诗文联额之属，

凡十余卷。又卷二《寄陶蓼公》云，仆生平颇多奇梦，尝裒辑梦中所见诗文联额之类，录为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阅他人作者什三。盖《选梦》原本甚多，略刻只其一部分耳，今并此删去大是可惜，且后人重刻先世遗集，而肆意去取，亦为不敬，此极浅近事，而世人多不了知，未免可笑也。





如梦录

《如梦录》一卷，不著撰人姓名，记明季开封繁华情形，自序云，俾知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了一场梦境，故以为名。今所见印本有两种，其一为写梦庵铅字印本，其二为河南图书馆木刻本，二者皆成于民国，铅字本似较早出。录中所记颇细致可喜，文亦质朴，惜刊本已经删削，如能觅得原本读之当更多佳处。前有咸丰二年常茂徕序，有云，“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关王赴临埠集买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臂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俚指难数，实堪捧腹。”即此可知所删去者是如何有趣味的故事，正是千钱难买的民间传说的好资料，由明末遗老辛苦的录存，抄本流传二百余年之后，却被假风雅的文人学士一笔勾去，想起来真是十分可惋惜也。王阮亭评《梦梁录》，亦谓其文不雅驯，不知其可贵重即在不雅驯处，盖民

问生活本来不会如文人士所期望的那么风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难怪，而如实的记叙下来，却又可以别有雅趣，但此则又为他们所不及知者耳。





存拙斋札疏

罗叔蕴不愧为吾乡杰出之学者，亦颇有见识，其文章朴实尤可喜，所作序跋致佳，鄙意以为近时殆无可与伦比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用铅字排印，虽云仿宋，实不耐观，深惜其不用木刻。旧刻诸书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搜集，如《读碑小笺》，《眼学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尚易得，《存拙斋札疏》稍少，不意中却得两本，略有异同，因合订存之。第一本有题叶篆书五字，背题光绪戊子夏刊，本文十二叶，未有汪悔翁跋。第二本无题叶，本文十八叶，汪跋后别有自题记，署壬辰仲夏，盖四年后所改订也。本文前五叶两本悉同，第二本六至十一凡六叶系新增入，十二至十八则与第一本六至十二各叶相同，唯末两叶中删去三则，补入一则异耳。又第一本卷头小引署名罗振钰，第二本改为振玉，第一本之末尾有“弟振铭校字”一行五字，亦削去矣。此等异同虽本无关紧要，唯亦颇有意思，如看文章草稿，往往于涂抹添改处可以见其用

意之所在。读罗君晚年所为文常自衒鬻其忠义，不免如范啸风言，令人心痠，此则其一病也。





姚镜塘集

余头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沅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姚集初得一部，系光绪间重刻者，殊不满意，近日买到道光丁亥刊本，乃以旧有者转赠闲步庵，知其亦有潘集也。龚定庵《己亥杂诗》之六十说及姚镜塘，注云：“抱功令文二千篇见归安姚先生学壤，先生初奖借之，忽正色曰，我文着墨不着笔，汝文笔墨兼用。乃自烧功令文。”余前读姚集，见其中时文三卷无所用之，颇为轻视，殊不知其如此名贵，定庵诗云，此事千秋无我席，故毅然一炬，若然则余之不懂更何怪乎。《湖州府志》有周学濬所作姚君传，中引《己亥杂诗》，注记焚时文事，云时仁和龚自珍负才傲睨，独心折至不敢道其字，称曰姚归安。此盖亦根据《杂诗》毅然一炬为归安一语，而似未免失之遽断，诗注中原称其名曰姚先

生学壤，其曰归安者只是诗语耳，如云镜塘固不叶平仄，即称姚公姚先生亦欠妥帖，自以地名为宜，未必是定称，到处都如此说法。或病琐窗幽一案不免以文章造意境，窃意此正是常有，亦复无妨，若必欲一筐樱桃先给予怀王，不但为古学家所笑，其实即作白话诗者亦未必以为是也。





汴宋竹枝词

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汴宋竹枝词》一册，板刻不精，纸亦粗疏，均不足怪，唯横摺，阅之未免不快耳。书凡二卷，共诗百首，宝丰李于潢著，前有蒋湘南撰《李李村墓志铭》，知其卒于道光乙未，盖已阅百年矣。蒋文不见于《七经楼文钞》，首节云，豕怜犬，犬怜牛，牛怜马，马怜龙，凡百七十三言，语殊诙诡，而其后叙述及铭共四百六十言，又极朴实而生动，为余所深喜。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亦能赏识也。卷上有句云，相蓝买得葫芦种，才过清明便发芽。注引《过庭录》，黄鲁直曰，某顷见京师相国寺卖大葫芦种，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仍瓠耳。又引《东原录》，俗谓一钱为一金。卷下句云，买得奇方赌不输。注引《东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奇方，辄题其一口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

金得之，归发视之曰但止乞头。从前读《志林》此则，对于千金一语总疑不能明，今得见上引二节，乃始恍然悟，然则我读竹枝词却又得增加知识，古人云，开卷有益，信然。清初之隆仁寺，现今之护国寺，岂非即宋之相蓝寺耶，想必仍有卖此种可意物事者，乃自王渔洋以来未曾多识，以至于今，吾重翻前注，乃益叹宋人之有风趣，诚为后人所不能及也。





五祖肉身

蒋超伯著《麓渚荟录》卷二有《五祖》一条云：“《棘闾夺命录》云，黄梅东山五祖肉身，明季一兵斫其指，指为村媪所得，有蒋文学命漆工续上，完好如初，壬午秋梦五祖谓曰，念汝续指功，获雋当在八十名，果然。又按虞伯生《黄梅五祖碑》，宋之季年国境日蹙，以边障受兵，吏民奉师道体入求福，州果以灵贶安堵，不遭锋镝，五祖神异如此。”鄙意谈神异不妨，且亦正自有其佳趣，但须谈得好，凡别无用意耳，若上文所举则鄙陋甚矣，不知蒋君何所取而记之。佛教固未尝不讲奇瑞，禅宗洒脱，应不重此，即留下肉身亦已大是多事，何更念念于一指，以中第乞人，甚有市井习气，识者方将笑之，岂宜如念佛老婆遽信为真实，此正如谭复堂言，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故《棘闾夺命录》一类莠书出现于书房，至与经史争席也。余前据文文山《指南后录》，记六祖真身为元兵所割割，今五祖又为清兵断其指，师徒皆厄于兵刃，真是无独

有偶，但五祖能福苏州，免于元兵之残毁，则又与六祖正相反矣。元明迄今已历六七百年，不知两祖之真身尚存否乎，如能有善士为举而付之荼毗，连舍利一并埋却，干净了结，亦是大好事也。





七修类稿

郎仁宝著《七修类稿》，文笔拖沓，见识卑陋，阅之闷损，唯卷帙颇富，资料可取，仍不失为明代重要说部之一。卷十五至十八为《义理类》，发挥意见多在此数卷内，但亦偶有佳论，如卷十七《邓攸弃子全侄》一条云：“弃子全侄，《中兴书》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复系子于树。予意子侄皆幼，势难两全，故弃子而全侄，今既追及，则不唯可与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刘须溪以为无是事，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然考之本传及当时人之言皆同，则又实有是情。呜呼，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无儿，何天道无知哉。噫，晋之好名至此极矣。”案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人性有偏至，当时或迫而出此，后世当以悯默处之，不必多论，唯若标榜以为孝弟轨范则大是害理，俞理初所谓酷儒莠书，不可轻许耳。郎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自是正论，唯谓此所以伯道无儿，犹未免有报应之陋见，其实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又归结到晋

之好名，亦不对题，盖莠书目的在于私利，于名无所与者也。尝见启蒙书中引陆陇其著《崇明老人记》，近日读《甘泉乡人稿》，又见其演述为诗，为之不快者累日。老人鬻其四子为人奴，晚年得诸子孝养，唯以赌博度日，此岂非平世莠民，而陆钱诸公盛称之，以为是幸福的父亲的榜样，儒生失理性至于此，则又此较表扬邓郭为尤甚矣。





辛卯侍行记

陶拙存著《辛卯侍行记》六卷，书不难得，而多用毛太纸，近日始得官堆纸印者一部，与原板《求己录》仿佛，亦可喜也。此书记西北地理，间有记事言处，亦殊有理致。卷一记五月十三日出怀庆东门，注云：“有郭巨故里碑。按巨虑子分母食，何不托子于友，曲为斡旋，乃欲埋之，则大伤母心，不得为孝，岂可传之丹青乎。凡编训蒙之事，当取切近情理者，向见某书图画故事，首卷即绘唐人元德秀以丈夫生乳淫，乳其犹子一事，此为理所必无，近时童子多狡，以此等谰言示之无益有损。”案郭巨事大悖理，后世亦多非之者，所云训蒙书一节尤为有识，操觚者不可不知。其实不仅是元德秀，即董永亦是一例，《太平御览》中记此事颇详，云引刘向《孝子传》，而冯梦龙的《笑府》与赵梦白的《笑赞》中均录有笑话云，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众仙女饯行，皆嘱付曰，此去下方访有行孝者，寄个信来。此不必待赵君之赞，已知其悠谬，但董永不过使人

觉得可笑而已，尚无大害，若元德秀则竟是人病矣。又卷六记腊月初四日至三角泉，云南山下出泉，成沟，有草地数里。注云“皆旱芦及拳曲之短茨，俗呼刺疙疸，间有席具草，或作息鸡，或作芎苢，集古，芴芴。戈壁中得水气，只生此三卉，远望茈茈，近视则数步一丛，仍是粗沙细石及硷块，罕有土壤，非独不可耕植，即移他处之草于此亦不能活。大漠不毛十而七八，车中望见荒草，为之一释悉容也。”此记塞外风物，颇有情致，又得之亲历，与耳食者迥殊，书中曾讥评主蒙古屯田议者，龚定盦虽倔强，于此亦当无可争辩也。





舌 华 录

《舌华录》九卷，明曹臣纂著，采录诸书，唯取语不取事，分《慧语》以至《凄语》凡十八类。昔在人家曾见过不全小本，近年乃搜得大本两部，其一首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序，袁中道序无年月，有宋兰挥藏印数方，其二只存袁序，而板刻稍佳，似是原刊本。小时候读《砚云甲编》中《陶庵梦忆》，始知《舌华录》的名字，原文有云：“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至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辄发赧。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弟兄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立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伦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今查原书乃不

见此条，细看卷三《冷语第六》中间两本均缺一叶，乃从友人借上海有光纸石印本阅之，补抄七则，恰在其内。文云：“会稽张状元诸孙四五辈皆不饮酒，善肴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尽乃上。沈曼长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遇肴不论美恶只是吃，遇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卷首列所采书目五十余部，不知此条出于何书，纵或失实，曹氏可不负其责，唯与张东谷语比较，确有不逮处，又以张元汴为会稽人，亦有错误。





夷坚志

《夷坚志》全书共四百二十卷，小说家中卷帙为最繁，惜已不全，今只存甲乙丙丁各二十卷，十万卷楼依影宋钞本重刊，流行于世。洪景卢喜编著大部书，内容不免芜杂，《甞经室外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三称其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评其公允。《丙志》卷十八有《契丹诵诗》一则云：“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案此所记盖是汉文对读之常态，但在昔时少所见，不免以为奇怪耳。契丹文字少见，不知中国有人通其读法否，此处尚可想见其句法排列，亦可喜也。平常池中多作池边，契丹语译则说定为倒影水底之树，又鸟译作老鸦，均可广异闻，未必读鸟为乌，大

抵在此景色中以乌鸦为更相适欤。周松霭辑《辽诗话》二卷，
钜细毕搜，此一则亦殊有风趣，不知何以遗失也。又案《辛卯
侍行记》卷一注中论华英文难易，其十一难曰，华文多顺理成
章，其倒讲者绝少，英文大都倒讲，如曰尔若干岁，译之为如
何老是你也。陶拙存在清末亦是有识者，于此尚未免有倒顺之
见，洪君古人，自更不足怪矣。





麻团胜会

家中旧藏《皆大欢喜》四册，道光元年刊，内系《韵鹤轩杂著》及《随笔》各二卷，无撰人名字，后因移家失去，在北京复求得一部，则纸墨均不及矣。《杂著》中颇多佳作，盖嘉道时盛行谐文中之上乘，卷二有《书麻团胜会事》一篇，中云：“沙三少爷者逸其名，本豪家子，少以游荡破其产，遂弃家市麻团以自给，问其言不答，辄歌于市，壬戌岁值竞渡日，沙因买舟往观，携麻团一筐，额大匾于船，曰麻团胜会，傍缀一联曰，借径看龙船，不衫不履，三少爷现身说法；回头望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触目伤心。敝衣跣足，歌也而以泣继之。”近阅彭昌祚著《恐自逸轩琐录》，见卷一亦有《沙三标子》一则记其事，可知实有其人，但传闻异辞，谓沙以观龙舟费四千金，析余资予家人，自留五百金，至中秋复招群僧施食，糝米为团，杂以胡麻，筐承车载，填塞道衢，远近居人小儿乞丐，闻风奔赴，以数万计，于是高结香龛，颜曰麻团胜会，旁有一联云：

三标子现身说法，大老官及早回头。事毕金已罄，以衣质钱一串为资本，日持歌板市麻团于里巷，有向其购者，歌一曲以侑食焉，已过而追呼之，则直前不应。家人以计诱之归，终不肯留一饭，竟以饥寒成病死云。案韵鹤轩盖是吴人，成书在嘉庆年间，彭君则是江西人，道光甲午路过苏州，闻同舟人述沙三事，距嘉庆壬戌已三十二年矣。疑二说当以前为近真，若后者本亦流传于当地，自是沙三传说之一说，唯观其联语缺损不工，又以年代在后，难免有展转传讹之处耳。麻团不知是何种食物，以芝麻着团子外，抑或以为馅乎，《琐录》云糝米为团杂以胡麻，疑亦是想像之词，如何杂法大是疑问，吾乡捣糯米饭裹芝麻白糖或豆沙成团，名曰麻糍，又作汤圆外着芝麻，用香油炸之曰金团，恐二者均未必是也。



划水仙

王凝斋著《秋灯丛话》卷十四云：“航海者遇飓风骤起，桅舵倾折，智力皆穷，爰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中之神，莫详姓氏，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闾大夫，灵异昭昭，有求斯应。康熙中王君云森遭折舵，舟复中裂，舟师告曰，唯划水仙可免，乃披发与舟人共蹲舷间，以空手作拨棹势，众口假为钲鼓，如午日竞渡状，遂顷刻达岸。又顾君敷公中流舟败，已半沉，共划水仙，舟复浮出，久之有小舟来救，此舟乃沉，似有人暗中持之者。又陈某遭风，舟底已裂，鹢首欲俯，转旋巨浪中，危亡之势不可顷刻待，有言划水仙者，试效之，沉者忽浮，穿浪如飞，俄抵一屿，乃得无恙。神之灵应如此。”案此节所言，盖即根据郁永河著《裨海纪游》附录《海上纪闻》，王顾皆郁氏之友，陈系同时之事，即郁在台湾之康熙丁丑，其时为八月初六日云。《秋灯丛话》有乾隆戊寅年序文，相去正六十年，可知其时郁氏著述当有传本，故凝斋得采用之，其文亦强半相

同，唯稍改为简洁而已。读划水仙之纪事，常不禁愀然不怡，人力所不能及，唯有委诸超自然，而祈祷之外出以咒禁，迫切之情，益可哀矣。《丛话》亦循俗记因果鬼狐，而文字质实可喜，有时亦颇有见识，如卷十三言蝉并非餐风饮露，卷十五言山东无豺狗能制虎，野鸟可压油者，与一般文人专以耳食为事者又稍有不同也。





张天翁

《香祖笔记》卷六云，“古今传记如《拾遗记》《东方朔外传》之类，悉诞漫不经，然未有如《诺皋记》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尝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刘天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乘天翁车，骑白龙，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坚既到天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岁小儿，而公然笔之于书，岂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尔。”案，此事便只是荒唐得好玩，是传说与童话的特色，与经史正大相殊耳。震钧著《庚子西行记事》中云，“又闻某处有拳坛，其坛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或有供鸿钧道人者，又未几则沿街多贴有告白，仿佛希腊神话。”夫关公与鸿钧老祖在《三国演义》《封神传》中岂非很好的脚色，但不堪

坐坛上实司刑政，以貽害邦国，正如上古希腊用人于社煞是可怕，后来亚耳德米斯处女神止在神话中出现，原无妨其庄严之美，为诗人所歌咏叹美也。我最喜欢《聊斋志异》上面的一首渔洋山人题诗，至今还背诵得来，其词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案此诗亦见渔洋《蚕尾集》中。）懂得这个意思，自然便会爱读《诺皋记》与希腊神话的故事，王君奈何自己倒忘了，对段柯古人认其真耶。中国道教的天上朝廷原还是人间的那一套，不过镀了一点金而已，如李义山著《李贺小传》所说，上帝修白玉楼成，找长吉去作记，可为一例，——金銮殿还只是土木，这楼大约是以白玉代砖吧。至于这里所记鄙倍的事，刘张二位交代天翁职位，实在也无非把人世篡夺的把戏应用到天上去罢了，论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对。世人既承认天廷的朝见和除授，却不信其也有史上见惯的篡夺，则正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癸巳存稿》卷十三《张天帝》一则中亦述此事，云此当是张道陵造作道书时议论，矧《道藏》书未见也。此评甚确，可以从刘张二姓上看起来，五斗米贼之火焰亦尚存在，后世居然任为天师，可知黄巢之造庙非不应该。但是俞理初的话也只是确实到这里为止，前面已说过夺位系取诸史上，其余设想及白雀白龙则是传说中现成的材料，俯拾即是，不能归在张道陵名下，算是他的新意匠者也。同一荒唐，在神话中则可喜，在人世间便可怕，此一极简单事，本可不烦言说，但世上知之者似正亦不多耳。



洞灵小志

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颐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小志》刻于甲戌，《续志》则在丙子，去今才三四年，而板刻颇精致，比用铅字洋纸印者更惬心目。近年木刻书不多，但如天津金氏之《屏庐丛刻》及《天津文钞》等，刻印均颇佳，与水竹村人各集相似，或是同一系统，若《天津诗人小集》，又嫌稍细弱矣。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洞灵》二志若依据此例论其短长，可以说正与《阅微》五记相同。不佞

通读一过，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若其鬼神设教之趣旨，与不佞乃全是隔教也。有数处写鬼趣，本于人情，觉得颇妙，如《续志》卷四记许润斋客死广西，魂附家中佣媪，径入听事，观陈设丧具，摇首曰，何必乃尔。又卷五记李燧子之丧，受吊日黄桐生见李魂方于丧棚下周览挽章，均是。此外所记虽出于今人见闻，实乃陈陈相因，读之殊觉单调，盖此等作料已是甘蔗渣，即使不是吝啬人所嚼过，亦已毫无滋味，做不出什么好点心来也。





耳食录

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正续共二十卷，坊刻粗纸印，错字满目而文可读。《复堂日记补录》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云，阅乐莲裳《耳食录》，文采丽密，稗乘中可取者。复堂常阅小说，见于日记，据其批评以《耳食录》为最佳，乐君本能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虽终未脱《聊斋》科臼，却亦有其佳处。大抵志怪之书要在无所为，若《还冤志》，《金刚经鸩异》，标明宗旨者，别是一类，亦无妨碍。《耳食录》亦谈报应，但其纯为志怪而作者多诙诡可喜，如卷一之《邓无影》，卷六之《廊下物》，颇有《诺皋记》之风。又卷五《白衣妇人》一则，迷离惝恍，莫明究竟，后世小说中少见此种写法，实乃是《诺皋记》下卷戴督事的翻案，可知乐君受段柯古之影响为不浅矣。唯原文云督为诸妇人牵入坑，及督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督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耳食录》述少年语曰，彼甚乐，尚何哭为。此则殊有点金成铁之慨，文字之事盖甚难

言，乐君尚未能辨其中边甘苦，益可知此事之真不易矣。卷六《南野社令》一则记溺鬼因慈心得任土地，虽是劝戒老调，而文情斐妮，无惹厌处，其工巧似出《阅微草堂》之上，盖纪晓岚工于文而主意太显露，使人觉得如吞糖衣丸药，若能味如橄榄或萝卜，虽是用意在润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乐莲裳此文可为一例矣。鄙人常说鬼要无所为，其实重要的还是在于文章与态度，假如二者皆诚实质朴，自有其美，虽有所说示，有如个人的宗教倾向，读者亦可以礼相接，或赞或否，均无所嫌也。由此观之，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无所为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即态度之所从出，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语虽陈旧，实颇有理，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



洪幼怀

偶买得《铎廊琐记》四册，凡九卷，题固始王守毅著，咸丰甲寅刊，纸墨不甚精良，而字体颇特异，多说文体及别体字，所记不出狐鬼怪异，文章却颇佳。审视署名处，守毅二字系重贴者，乃窥视纸背，则本是王济宏也。尝读《七经楼文钞》，见有王君序文，因记其名字，今见文中言及马春圃洪幼怀，可知其即是人无疑矣。《琐记》本亦寻常小说家言，而读其文便觉不同，此中似亦有可凭者，正复不愧为蒋子潇之友也。卷六有《记洪幼怀》一则甚妙，惜有八百余言，不能转录，但其叙在虞城初相见时一节，却总不可不节抄耳。文曰：“幼怀来作记室，住分东西屋。一见扣余属籍，余应以河南，洪吴音口，中非河南耶，湖北湖南耶？再答以中州河南，幼怀瞪目视天，忽作伧语口，河南人知甚鸟。”但不久二人即成挚友，而洪为作诗集序之蒋子潇恰也是河南人，亦一奇也。世传王凤洲作《金瓶梅》，毒死荆川，蒋瑞藻孔另境均引《寒花斋随笔》为证，不

出撰人姓名，今见卷六末记书毒荆川，即上说出处，且云，“洪幼怀说此，不知果然否？”据王荅所前记，则幼怀盖是一奇人，窃意当是龚孝拱一流，良不愧为名父之子，唯其述荆川事虽奇诡可喜，亦只可作东坡说鬼听耳，恐未必可依据为典故，若更没其来源，则尤非所宜矣。洪幼怀天分绝人，以痴玩世，有洪呆子之目，而蒋子潇极重之，诗有云，论交兼生死，只一洪符孙，洪序中亦述蒋语曰，于诗吾服幼怀而已。王忬生于《琐记》又一再记述其言行，洪幼怀之著作虽不可多见，其人亦已足以传矣。





药 酒

读汲古阁刻《姚少监诗集》，见其多用药字入诗，留心计算，凡十卷中得五十五句，《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便有五处，可谓多矣。余最喜其《游春》之十云，药草长新苗，又《游昊天玄都观》云，风定药香细，可供药草堂作资料，但他似乎最好制为药酒，如云酒香和药熟，又药气酒中闻，此外尚有数例。药酒这物事拿来常喝，殊无此兴趣，至多是茵陈酒气色尚可爱耳，唯笼统的说药酒，亦颇有风味，似宜于疏野的生活。古人云，酒为百药长。《说文解字》十四篇云，“𩚑，治病也，从𩚑从酉。𩚑，恶姿也，𩚑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王育说。一曰，𩚑，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医酒。占者巫彭初作医。”照这样说来，酒总与药有关系，不是酒可医病，便是医者多爱酒，如段茂堂在注中所说。为什么医工之性多得酒而使的呢？我想，这岂不就因为巫彭初作医的缘故么。端公替人家治病，总是先要跳神，那么音乐与歌舞与香与酒都是必要

的工具，此正是使用法器，说他是爱酒似还有点欠妥。药酒的制造，最初或者是医师自用，其次才给病人喝，那时大约也还是神药的性质，若当作平常的酒用，自当更在其后也。





落花生

东培山民著《一微砚斋笔记》卷七云：“花生亦曰长生果。又名落花生，殆无名也，以其花落于地，一丝牵蒂落实土中，故曰落花生，曰花生减字呼之，曰长生以形名之。此果初出口本，康熙间有僧应元携种归国，乃散植至今，以取油为大宗之用，以资果饵，亦应用之一。”案此所说盖即根据《本草纲目拾遗》卷七引《福清县志》语，其实不尽可凭，下文又引《万历仙居县志》云，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可知始入中国非在康熙矣。方密之著《物理小识》有崇禎癸未序，卷六《番豆》下云：“一名落花生，上露子，二三月种之，一畦不过数子，行枝如瓮菜虎耳藤，横枝取上压之，藤上开花，花丝落土成实，冬后掘土取之，壳有纹，豆黄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此殆即今所谓小花生，其时盖已普遍，不仅限于闽浙一带。中国传说落花生来自扶桑，而日本则俗名南京豆，寺岛良安著《和汉三才图会》卷九十六《落花生》下引明周文华《致

富全书》语，又云，按落花生近年来于长崎，书前有正德二年自序，即清康熙五十一年也。此事正有类例，同是一瓜，在中国称倭瓜，而日本则称唐茄子，但看中国又通称为南瓜，日本亦有束埔寨之别名，可以想见其原产地当在安南方面，先来中国，再转至日本，花生行程恐亦是如此，唯其来路在何处，乃不能如南瓜之易于推测耳。





入都日记

从杭州书店得旧书数种，均颇可喜，此店在清波门内花牌楼，戊戌居杭时曾住在此街，距塔儿头不远，殊有怀旧之思。书皆小品，其一为医俗道人著《俗语指谬》三卷，《杭州白话报》抽订本，木板竹纸，辛丑年刊，其二为钱大昭著《迕言》六卷，光绪四年嘯园重刊巾箱本，唯与茹氏《越言释》均未收入丛书中，不知何也。其三为《南菁丛书》本戴氏《论语注》二十卷，其四则《入都日记》一册不分卷，不著撰人姓氏，唯读第一叶即可知是李圭所著，书记光绪丁亥进京验看引见事，自六月十九至十月十二逐日有记，极琐屑切实可观。记中常及与黄思永相见事，有数处更与《思痛记》有连，如八月十七日条下云，令仆分送子畴慎之诸同乡土仪，火腿各一肘，茶叶各四瓶，《环游地球新录》《思痛记》各一部，又九月二十三日条下云，慎之读余《思痛记》，悲往日被难之惨不减于余，为加序焉。案《思痛记》一本有黄思永序，署光绪十三年九月下浣，

时日正相合。卷末又附到省记事，十月二十九日条下云：“申刻登城隍山，访伍公祠当日在难中题壁诗，已不见。前诗云，罡风吹我下杭州，江水滔滔去不休，今日伍公祠畔立，何期吾尚戴吾头。追忆昔日所遭，犹不禁酸鼻也。”此一绝句亦可补入《思痛记》中，前后相去盖有二十七年矣。李君著作余着意收罗，虽重复亦必收，今于无意中又得此日记，亦大是可喜事也。





许敬宗语

《舌华录》九卷十八类，集录古今人妙语，刊于万历乙卯，去今已三百二十五年矣。雨中无事，全部读一过，觉得可喜的还多是晋人语，后人不免有学步之嫌，但有几则亦颇佳。卷三《冷语第六》云：“唐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无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闻而欲罪之。”卷九《浇语第十七》云：“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袁小修眉批云，今世无此轻薄人，若有之，吾乐受。案敬宗为人如何，今可不论，唯此二条所记，确甚不错，而前条尤为有见地，无怪唐太宗听了大不高兴也。贤哲设教唯恐人之不解思量，英雄则恐人解思量，盖如此便不易得健者供驱使，俗所谓愚民政策无他，实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读《世说新语》，觉得魏晋时最杰出的便只有孔文举与嵇叔夜，却即以是

都不得其死，许延族生在唐初，其性格虽难以相比，总之也是会思想的人，何以遇见李世民这种英雄而得免于祸，我们翻开《唐书》，看见他列在《奸臣传》的第一名，可以知其故矣。魏晋以后士多死于思想，初唐剩了许君，他用一部分思想去保身家，遂得成功，此一小事，却是很有意义的一点思想史料也。





销夏之书

大暑中从名古屋买到一包旧书，书有三部，都是关于图画的，颇可销夏，但因此也就容易看完。其一是《集雅斋画谱》四册，原板本有六种，这是《图本丛刊》重刻本，只有《五言唐诗画谱》，《木本花鸟谱》，《草本花诗谱》，《梅竹兰菊谱》等四卷，缺少六言七言唐诗，可是刻印均佳，四人册只要三元钱，亦大廉矣。其二是《彩画职人部类》二册，橘珉江画，风俗画卷图画刊行会重刻。共二十八图，写百工情状，木板着色，甚为精致，阅之唯恐其尽，虽然看完不厌重看，但可惜还是只有这几叶耳。其三稍为特别一点，是和译《桐阴论画》一帙四册，本田成之译，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出版。《桐阴论画》原本原来也很容易得到，不过那多是初编罢了，若要三编全部，便多与《画学心印》在一起，于我别无用处。我不懂画，看《桐阴论画》实在只看文章而已，此外则取其注中多举出画家生卒年月或年岁，这在普通书上是极少见的。和译共有三编，价又

不过一元余，得了来也可备参考。但是我立即想起的是原本错字之多，如畫字往往作畫，龚芝麓还写作袭方伯呢。我翻开译本来看，果然说顾眉生袭方伯芝麓之妾，而这袭字是译作一个动词了。随后是李因的一节。译文末云，在海宁之光禄葛，没有奇妾。觉得文句太奇，查原文则云，“海宁葛光禄无奇妾”也。此外类例尚多。翻译可见不是易事，像我这样想利用译本不去找原书，也证明是弄巧成拙了。





绕竹山房诗稿

《绕竹山房诗稿》，余姚朱文治著，正续共二十四卷。余姚为会稽邻县，故买得之。诗不甚懂得，《续稿》中有绝句数十首纪乡土风物，颇觉可喜，唯注中解说常不甚高明耳。卷七《消寒竹枝词》中咏儿童玩具，注云，不倒翁者使人立脚得住，假面者小儿要嬉戏，先蒙面以存羞恶心，吾意古人置一物大约如此。案《潜夫论·浮侈第十二》中云，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以为宜禁，固已过于严肃，今则颠倒的加以道德的解释，其可笑殆更过之矣。又卷十《夏日遣怀诗》之五有云，枫树不如丰市好，六书原是有谐声。注云，近葺石婆桥庙，余为书额，因改丰市。盖地名原为枫树，余姚土音树市同读，因为改题，取利市云。其实据我看来，枫树之名亦大佳，正不必改，改为丰市，尤见得俗气，近于所谓市井小儿之见矣。我们读《诗经》，觉得最特别处是其所谓兴，也最有风致，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只是赏识

些动植物也大有意思。读书人不能领解此等旨趣，更无怪商工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统率一切，把对于自然的趣味都消灭了，学问便无从发芽，此损失不小也。





宋琐语

郝兰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者。他在乾嘉时代主要的地位是经师，但是他的学问里包含着一种风趣与见识，所以自成特殊的格调，理想的学者我想就该是那么样的吧？近日拿出《宋琐语》来读，这是一册辑录书，早一点的有周两膳的《南北史摭华》，再早是张石宗的《廿一史识余》，虽然都还可以看得，也只是平平罢了，但郝君的便有点儿不同。小序云：“沈休文之《宋书》华赡清妍，纤秣有体，往往读其书如亲见其人。于班范书陈寿志之外别开蹊径，抑亦近古史书之最良者也。”他赏识《宋书》的文章，很有道理，所录凡二十八类，标目立名，亦甚有风致，与《世说新语》所题差可比拟，余人殆莫及也。本文后偶着评注，多可启发人意，读之唯恨其少。如《德音第一》述宋高祖将去三秦，父老诣门流涕陈诉事，注有云：“三秦父老诣门之诉，情旨悲凉，颇似汉祖入关约法时，然武帝此举实非兴复旧京也，外示威棱，内图禅代，匆匆东归，而

佛佛遂乘其后，青泥败窜，几至匹马只轮，义真独逃草中，仅以身免，而关中百二仍化为戎场矣。父老流涕，至今如闻其声云。”《藻鉴第二》记何长瑜在会稽郡教读，不见尊礼事，注云：“按蔡謨授书皇子，仅免博士之称，长瑜教读惠连，乃贻下客之食，晋宋间人待先生已自俭薄乃尔，近日馆谷不丰，贻为口实，京师人遂入歌谣，良无怪已。”又《谈谐第二十四》引《武二王传》云，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注云：“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娇惯所为，《颜氏家训》谓郢州为永州，亦其类也。”凡此皆有意致，与本文相发明，涉笔成趣，又自别有意思，如舌短之注，看似寻常，却于此中可以见到多少常识与机智，正是大不易及。



南园记

爽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则云：“陆放翁为《南园记》《阅古泉记》，皆寓策励之意，今之人使为达官作文，不能尔也。韩败，台评及于放翁，不过以媚弥远耳，亦何足道，而后人往往讥之，虽曲园先生亦为是言（见《茶香室四钞》）。先生至为和平，持论向为公允，此盖涉笔及之，袁子才独不尔，信通人也。”前见陈作霖著《养和轩随笔》，有云，“大抵苛刻之论皆自讲学家始，而于文人为尤甚，如斥陆放翁作《南园记》，亦其类也。”当时甚服其有见识，今爽氏所言则又有进，讲学家好为苛论，尚只是天资刻薄而已，若媚权臣，岂不更下数等耶。士大夫骂秦桧而又恶韩侂胄，已反覆得出奇矣，数百年之后还钻弥远，益不知是何意思，憊叟揭而出之，诚不愧为通人，或当更出随园之右也。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为读史的正涂。向来文人不能这样作，却喜欢妄下雌黄，说千百年前人的好坏，我想这怕不是书房里多做史论

的缘故么？外国人做文章便不听说如此牵引史事，譬如英国克林威尔，法国那颇伦，总算史上有名，而且好坏都有可说的了，却并不那么常见，未必是西洋人的记忆力差，殆因未曾学做策论之故吧。无论看那一部史书，不要视为文料或课题，却当作自家的事看去，这其中便可以见到好些处，令人悚然，是即所谓殷鉴，尔时虽不能惧思，也总无暇写厚于责人的史论矣。





郢 人

《庄子》卷八《杂篇·徐无鬼》中有一则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垾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垾尽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郢人向来甚喜此文，不独若蝇翼与运斤成风，形容尽致，此处亦是二难并，好汉遇好汉，正如金圣叹喜欢说的话，所谓好看煞人，末了则是庄公的牢骚，冰冷的一句话，使后世讲《南华经》的人们与宋元君同样的感了一场没趣。郭子玄注云，非夫不动之质，忘言之对，则虽至言妙斲而无所用之。然而后人很喜欢引用这个典故，却又都弄的有点缠夹。《订讹杂录》卷八《郢削》条下引庄子文至立不失容，论曰，征此则垾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曰郢削郢正郢斤，是以匠石之斲属之郢人，大非。胡氏语固不错，但可笑处不仅在

此，即使以斧削属之匠石，而车载斗量的作者悉以郢人自居，恐匠石亦不敢轻易动手，盖人人都会得以石灰涂鼻子尖上，而难于能够立不失容也。我辈凡夫岂敢随便削人，亦并不好妄求人去削，还是自己用点心，诚实勤恳的写文章，庶几可以无大过失，亦已足矣。





燕窗闲话

《燕窗闲话》二卷，光绪辛卯年刊，题江阴郑守庭先生著，盖其门人辈所编刻者也。卷末附墓志铭，亦其门人所撰，而生卒年月不可考，但记其七十五岁时事，云：明年卒，如抓云雾，唯查卷上记中举人时自云己未生，乃知其生于嘉庆四年，卒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中国为传记于此多不注意，疑年录之叠出殆亦不得已耶。《闲话》所记悉其半生阅历，不说果报妖异，自有特色，虽大事不出教读赈饥讲乡约诸端，但写小时候琐事，亦复朴实可取。有一节云：“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说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然所解时有

谬误者，读子罕言利，误认子罕为宋之乐喜，读《易经·象》曰，不知为大象小象，误认为舜弟，窃疑所言俱佳，想为舜所化，克谐之后学问大进也。思之俱堪发粲。”余前作《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曾说以前所读之经书于我毫无益处，后来之能够略写文字，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这即是看闲书小说。平常我劝青年多学外国文，主张硬读，对于一种文字约略入门之后，便来查字典看书，头一次即使只懂得十之一二，还是看下去，随后覆阅就可懂三四分，逐渐过至七八分之多，那便有了把握了。郑君所说差不多即可为我作证明，古人云，德不孤，必有邻，其是之谓歟。



七 夕

杭堇浦著《订讹类编》卷五《天文讹》中，有《七夕牛女相会不足信》一条，引《学林新编》所论，历举《淮南子》《荆楚岁时记》周处《风土记》各说，皆怪诞不足信，子美诗曰，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亦不取世俗说也。杭氏加案云：“案《齐谐记》亦载渡河事，《艺苑雌黄》辨其无此事，亦引杜诗正之。杜公瞻注晋传玄《拟天问》，亦谓此出流俗小说，寻之经史，未有典据。又《岁时记》引纬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此说更属无稽。”查陈元靓《岁时广记》，七夕一项至占三卷，《学林》《艺苑雌黄》《拟天问注》各条均在，略阅所征引杂书，似七夕之祭以唐宋时为最盛，以后则行事渐微而以传说为主矣。吾乡无七夕之称，只云七月七，是日妇女取木槿叶揉汁洗发，儿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针水面，映日视其影以为占卜，曰丢巧针。市上卖巧果，为寻常茶食之一，《越谚》卷中云，“七夕油炰粉果，

样巧味脆，即乞巧遗意。”此种传说，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说逛分子，学者凭唯理主义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诗论，则亦自有其佳趣。谭仲修《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二年七月下云：“初七日晚内子陈瓜果以祀天孙，千古有此一种传闻旧说，亦复佳耳。”此意甚好，其实不信牛女相会实有其事，原与革浦诸公一样，但他不过于认真，即是能把诗与真分别得清，故知七夕传说之趣味，若或牵涉现实而又能祸世，即同一类型的故事如河伯娶妇，谭君亦必不能忍耐矣。





朱 詹

阅焦广期《此木轩杂著》，卷三中有《近科大小题时文题辞》一则云：“吾家一切什物不能备，其最多而无用者，独近人所为制举文字耳。以与人，人无欲者，则类而存之，盈几可二百余卷，卷三四百纸，盖积渐致然，然其势犹未已也。噫，此诚何所用哉。北齐时有义阳朱詹者，累日不爨，常吞纸以实腹。不幸遭值荒岁，此几上累累者，庶可备数月之粮乎。”案傅青主有《书成弘文后》一篇，对于八股痛訾恶骂，焦君生于康熙时，亦发此论，流风遗韵犹未断绝，而以诙谐出之，觉得更别有风趣。所引吞纸事见《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中，原文云，“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都，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据此则朱詹盖在南朝，是梁时人，上文云北齐，殆以颜氏而致误。古时纸用楮皮，或者因此

聊可代食，若后来竹纸，虽与笋亦是一类、似难适用，焦君备荒之意恐亦徒然耳。闻近代文明国家节省用纸，改造丝缕以代布帛，古人轻视文章，谓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今似已足证明其不确，但此等用处亦当以不著一字的白纸为宜，则文章仍然是不必要者也。抱犬而卧，足为勤学之佳话，比囊萤映雪尤有情味，却亦亏得颜君娓娓叙说，有文情相生之妙。曾闻笑话云，有乞丐数人寒夜露宿，身披蒲包而苦足冷，乃觅犬子用以温脚，夜半一人大叫，或询其故，答曰，足指为毡毯所咬伤。今昔庄谐虽有不同，亦正是无独有偶也。钱木庵《出塞纪略》记在归化城左近见华严塔元人题名，有句云，今人同古人，残月如新月，岂不信哉。





澹盦文存

数年前得《芸香阁尺一书》二卷，无锡朱荫培撰，读之知其秋水轩有关，盖尺牍颇受许葭村影响。卷中又有致许又村书也。去年老友覃公以吾乡《平蝶园酒话》抄本见贻，前有朱氏序，云平筠士见属，筠士即蝶园子，为朱氏门人，《尺一书》有跋语，即其所编刻。后得《咒笋园剩稿》，作者傅霖亦吾乡人，又有朱氏序跋在焉。因为这些因缘，我对于芸香阁著作颇想搜集一看，却是不易得，近日始从杭州寄到一册《澹盦文存》，据尹继美跋语，似同治丁卯已经评刻，今内有己巳年遗文，当系歿后重订，只有抄本欤。书凡二卷，存文十七篇，诸人题词称其壮年好为骈俪诙谐之文，后从梅伯言闻义法，乃识宗派，今读一过，简炼可取，而其屈就义法处恒失之略或夸，此盖是桐城派文必然的短长也。《咒笋园遗稿序》今见《文存》卷一中，原本序跋各一，合并为一篇，大加修改，益朗朗可诵矣。尹评云吞吐有神，可谓适当，但如想要在其中采集事

实，则远不及原刻二文。如序言卒时年仅三十七，跋言时为咸丰七年十月初五未时，改本均无。又序云遗橐千金，散之立尽，改本乃作万金。跋云将死邻左右厌苦之，雨菴曰，朱某必殁而葬我，不汝累也，改本添两句曰，我前世僧也，行将去矣。实的事情削去，虚的增上，皆为行文计耳。一唱三叹，附以教训，文成矣而情益减，良不如《尺一书》中致傅雨菴一札，多大皮囊装得如许愁恨云云，虽是秋水轩调，尚得见多少情意也。其余各文别无甚意见，读去原自成为一篇古文，后人不必多下雌黄，因无比较材料，好坏说来也不明显，今悉从略。





松崖诗钞

《松崖诗钞》一卷，武康李钟撰，抄本，皆近体诗，共一百一首。首叶有印，白文云阮亨梅叔，末有墨笔题字一行云，甲子冬日扬州阮亨梅叔敬读于武林抚院之诚本堂，名字上盖二印，朱文曰仲嘉，白文曰阮亨印，皆颠倒，二之上重盖朱文印曰梅叔，故重叠猝难辨识。卷首夹红纸一幅，似系第二纸，首二字曰钧海，当系承上文，下云，“武康僻在群山中，轻材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广文髦而好学，其诗又天机清妙，实为此乡所仅有，若蒙夫子题辞奖借，则闻者必接踵而起，固陋之俗可以小变。伏求赐以弁言，慰其慕韩之意，则广文幸甚，熊飞幸甚。”此盖是徐雪庐手笔，其上又有草字涂改，其文云，“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今广文之诗，颇似陆放翁，而胸次更无芥蒂焉。王右丞云，非于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真趣矣。吾于广文之诗亦云。嘉庆甲子，扬州阮元序。”有白文印云伯元。案

阮君編集《兩浙輶軒錄》，成于辛酉癸亥，此書呈進稍遲，又錄例不收生存人，故未能入選，惟潘峰琴編《續錄》及《補遺》共六十卷，在九十年後，乃亦不收入，未知何故，豈傳抄本不多，採訪者未之見耶。徐雪廬著《春雪亭詩話》頗可喜，據小引蓋作于嘉慶乙丑，卷中常引故人詩句，而亦不及松崖，然則松崖詩豈真在此一冊中歟。余不知詩，惟喜其多真率處，又常言酒，似是真爱飲酒者，與尋常詩料不同。《避地》五律中云，市近親賒酒，村荒寄賣魚，句云，酒債急須償，又云酒債嫌多積，賒蓋屬實。其自詠廣文先生生活之七律有云，喜酒不嫌妻對酌，以詩論不知如何，然此語總之極佳，殆可謂自有其真趣者也。





武藏无山

《日本考》五卷，明李言恭郝杰同著，万历年刊，北京大学图书馆曾有一部，只存一至三卷，北京图书馆有全本，影印收入善本丛书第一集中，据谢刚主跋，明末讲日本的书颇不少，惟记日本民物风俗语言文字，则无逾是书之详矣。案卷三中有歌谣三十九首，卷五中有山歌十二首，中国介绍日本诗歌恐当以此为最早，原书刊行年未详，若以万历中年计算，正当丰臣秀吉时代，较隆达百首或尚在前也。歌谣首列原文，再注读法即对音，释音即译语，末为切意即是意译，惜多谬误，今录其三十七于后，题曰《武藏无山》。

“木索失那外，紫气那一而别纪，阳脉木乃失，骨萨摇里一迭铁，骨萨尼个所一而。”

“武藏山，无山岛，月出出野草，月入入野草。”案原意云，武藏野无有月亮可入的山，出从草里出，入便向草里入。卷四分天文等五十四项列记语言，对音之外并注平假名，亦多不

确，颇有英语入门之概，阅之亦可发笑，可见古今人情相去不远。卷二记风俗亦未免多耳食，或是根据华商所谈，故非是直接见闻也。村濂栲亭著《艺苑日涉》卷六民间岁节上，凡引用《全浙兵制》日本风俗记三处，今悉见此书时令项下，《全浙兵制》不知何书，或其中风俗记即以此第三卷充之耶。所引第一节云，“新正名曰少完之，以正字呼为少音，完之即月也。朔日贺岁，从尊至卑，礼节如口云红面的倒，乃阳光普照之言，千首万世乃千春万岁，华盖华盖盖长此少年，乃通国俗语也。”栲亭注曰，“熙案，寄译通言，不过影响，明人虽颇通晓我邦事，犹尚讹谬如此，译北狄西竺之言，亦可以类推耳。聊录以备搜览。”此处批评甚是，记述异地风俗者不可不注意，大抵须有科学之真，文学之美，始能有济，必不得已而去，文章或可不讲，惟趣味仍不可少，盖如此则记录乃有品格，说到底亦还是属于美的领分者也。



指 画

松村操著《近世先哲丛谈》续编卷上记村濑栲亭事，有一则云，“指头画谓之手画，又谓之擘画。有池无名者工此技，尝为人作之，伊藤介亭在坐，赏叹久之曰，穷乡僻邑乏笔之居处，亦复可宝。无名闻之大惭，终身不为此技。栲亭尝闻此话，深感其言之有味，常以告人云。”案中国作画常有不用笔者，以手以舌，以发以尻，以破布甘蔗渣，不失为一奇技，然似并不足尚，介亭此言可谓谏谏矣。据小杉未醒著池大雅传，亦记此事，系引田能村竹田语，惟中述栲亭语云，介亭先生是至笃实人，不会嘲弄人，盖实是如此想耳。大雅为日本南画之先觉，正不必以指画争奇，所作《十便图》，乃就李笠翁原作十绝句，各作一图，为其杰作之一，曾见覆印本，与芜村作《十宜图》合册，总名十便十宜，只能领略其十一之趣而已。小杉未醒撰有《十便图赏叹》，今录其二《浣濯便》于下云，“浣尘不用绕溪行，门里潺湲分外清，不是幽人偏爱洁，沧浪引我濯冠缨。

大雅堂把笔对纸试诵此诗，画出何物来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昔有此语，如写一人正在洗帽缨，亦殊无味，烁地心机一转，画作丛竹，洗过丛竹的根，水在流着，水从泥墙下流来，水动，竹叶也动，正是一味清风，于是噗地盖下图章，文云前身相马方九皋，噫，这本该是九方皋，却忘记了，刻成了方九皋。就是这么的使用着，或者结果是使用一世也未可知吧。”此赞亦殊有致，与大雅之风趣正相合也。





如梦记

《如梦记》九篇，约四万余言，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己酉东京民友社刊，菊半截一册，红洋布面，定价金三十五钱。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明治六年生，三十二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出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俳人之一，又与子规提倡写生文，多所写作，单行本有《写生文集》，《帆立贝》，《如梦记》等，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卒，年四十五岁。我于丙午年（一九〇六）到东京，其时子规已卒，杂志《保登登岐须》由高滨虚子编辑，俳句写生文小说正大发达，书架上现存一册九卷九号，夏日漱石的小说《鬲将》就发表在这册里边，《我是猫》的第十回也载在卷首，可以想见当时的形势。鬲将在中国普通译作哥儿，但方言中似别有较适合的名词，如越中之阿官是也。那时候在东京，遇着写生文与自然主义的潮流，自然主义的理论甚可佩服，写生文则成绩大有可观，我不懂《保登登岐须》上的俳句，却多读其散文，如漱石虚子文泉子

以至长塚节的著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最为特别，他不像别人逐渐的变成小说家，却始终只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样的遗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意得见此册，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情形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街，唯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作小文纪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日本国志

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人境庐诗草》，附记有云，“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的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成《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同，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姚集名曰《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中缝则题曰“东槎杂著”，共文二十四篇，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有《陈元赞先生事略》尚可读，余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论时务而已。卷末有《日本国志凡例》，作于光绪甲申九月，云全书十卷，分记东西两京，畿内，东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国为纲，首疆域，继以形势沿革，以至物产，凡二十四门，盖是地志体裁，未有未备一

条，自言刑法食货等皆未及记，后之君子尚其补诸。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见姚氏编《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谓其译我群地志书，集其大成，凡例记采用书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旧地志也。由此观之，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但若与黄著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矣。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乃能有此耳。若说瑜不掩瑕，则文中惜不注出处，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枏亭之《艺苑日涉》中民间岁时，寺门静轩之《江户繁昌记》，往往一篇一卷全文录入，如能随处注明，体例当更为完善也。





钱名世序文

近年搜集古今试帖诗，留其板刻稍佳者，已得一百余种，关于唐人试帖者十七，其中《全唐试律类笺》乃独有三种刻本。此书十卷，恽鹤生钱人龙编，有康熙乙未自序，余所得者其一为乾隆乙卯万福校刻本，有杭世骏序，其二为乾隆辛巳恽宗和改订刊本，宗和即鹤生子也。其三则康熙乙未原本，近日始得到，前有钱名世序，盖人龙为名世之子，序三叶惜只存其半，但因此得略知钱纲庵之文章与书法，亦大可喜耳。昔曾得王锡侯之《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十卷，甚自珍惜，今此序文当可居次位乎。提起钱名世，便令人自然想起名教罪人这一案来。《名教罪人》原册存故宫中，今有活字印本，为《文献丛书》之一，很容易见到了。此是天地间一奇书，有缘者大可一看，钱序作于康熙五十四年，名教罪人的上谕则是雍正四年，其间只隔了十年的光阴，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变。钱序之谄奉皇帝与七言诗八首之谄奉年羹尧，赋诗诸臣之谄奉雍正，其实一也。再

看雍正初年给年羹尧的甜蜜的朱谕，亦何怪别人献诗乎，但只是许州官放火，原是自古如斯耳。奭召南《史亭识小录》云，名世投诗当在年羹尧入觐之时，是时朝廷褒功颂德惟日不足，词臣一诗颂扬，可谓泰山之微尘，亦似仰希朝愷，说的很合情理。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此正是制科的真用处，深通养瘦马的极意，禊公诚不惜以金针明度与人也。





曲词秽褻

周寿昌《思益堂口札》卷七有《读曲杂说》十八则，其第十三云，“笠翁《凰求凤》内，有小引《字字双》，极市井秽褻之语，不堪入目。若《西厢》之《酬简》一折，《牡丹亭》之《惊梦》一折内，何尝无狎语，《长生殿》之《窥浴》折内尤极荡冶，然止觉其隽艳，不似笠翁之恶秽欲呕也。须知此事亦须读破万卷，始能下笔有神，雅郑之分关乎根柢如此。”案周君所说末数语甚有理，大抵艺与文都争这一点，或曰趣味，或曰书卷气，其实就只是多读多做，有经验，识好丑而已。但是上文所举实例却未见妥适，可知此事实不容易，或者因为反对笠翁有成见故耶。《西厢记》《牡丹亭》三十年前读过，略略记得，《长生殿》有点荒疏，重新拿出来看，卷二第九折《窥浴》中《凤钗花络索》有四语，系描写女人身体，本亦平平耳，而吴舒凫评注之云，“描摹冶丽，如有玉环呼之欲出，觉《杂事秘辛》犹形似非神似也。”称扬过分，或是友朋捧场，亦尚属人

情之常，周自庵更谓其尤极荡冶，而止觉隽艳，则似故扬甲以抑乙，乃评家恶习，更无足取，若平心而言，尤极二字亦用得
不当，岂耳食吴评，信其超越《秘辛》之故欤。笠翁传奇立意
本多村俗，如《凰求凤》一曲即是说男子戒淫，乃得三妻，中
状元，其曲词如何，亦不想为之辩解，因此非不佞所知，惟所
云《字字双》小引，虽原本不佳，却亦并不那么恶秽，第六出
《倒嫖》中《普贤歌》或反更为可议。案此小引系第三出《夥
谋》之首三章，反覆细读，诚是市井之语，但别无可入目之
处，此出本叙娼家因生意萧条，招集会议，脚色三人，一副净
扮村妓钱二娘，一丑扮肥妓孙三娘，一净扮老妓赵一娘，读者
只看此情节及上场人，便可知其所说必无甚好话矣，倘于此而
欲求见莺莺丽娘玉环出场时之空气，真是极大难题了。即如
《长生殿·窥浴》之文虽可云隽艳，但起首时丑扮宫女上，所
唱小引《字字双》，小监胡缠云云，亦正是市井语，与《凤钗
花络索》不同，可见此等处正有一种必要的谐和，假如一味高
雅，亦便有出轨的时候，《读曲杂说》之七有云，元人院本多
贪好句，不切本人口吻，李逵唱风雨替花愁，其词非不圆美，
却是可笑，即此理也。



读诗管见

江叔海《石翁山房札记》卷三有《牟陌人诗切》一则云：“栖霞牟廷相陌人孜孜三十余年成《诗切》一书，手稿凡六易，大旨谓当劾郑笺，黜卫序，寻博征，申浮丘申培之坠义，顾所改诗序类多影响依附，或凿空臆撰，无所谓寻博徵申坠义也。其最可嗤鄙者，如《桑中》刺丑夫欲得美室而不谐也，《有萋》咏丑妇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宦学，其友作诗戒之，以卫多女闻也，《葛生》刺寡妇不谨也，《东门池》观美女戏舟也，《东门杨》咏夜游张灯也，《泽陂》嘲人怕妇也，《鱼丽》刺众客无廉耻而嗜饮食也。说《诗》至此，风雅扫地矣。近人罗慎斋诗说尤多创论，至谓视尔如荍，贻我握椒，为指男女阴，此真诗之一厄。”案江君此说颇有传讹，亡友饼斋尝以问余杭先生曰，荍何物也？先生曰，大头菜耳。此语至今流传，后饼斋从老铁借得《凝斋读诗管见》阅之，始知所说不实。罗氏原书卷五云，“视尔如荍，谓其色与荍之华同耳，荍华白而浅红，布

地繁密，亦秾丽而可爱者。椒性辛温大热，食之走气分而助火。”并未曾指男女阴，江君殆出误记，又罗氏生乾隆时而称之为近人，亦误。唯凝斋以椒为春药，谓猝投之而强使吞之，又释子仲之子云、子为子仲之丈夫子，非女子也，谓诗咏强暴者于白昼稠人间掠美少年以去，则解亦太奇，惟不如《礼记》之所云耳。牟氏《诗切》不可得见，但其序尚有传本，又罗氏《诗问》中间或引其数语，视尔如莪二语下引牟陌人云，妇人相语也，想必别有说法，惜不能得其详矣。《诗切》所说序虽多似诙诡，然亦颇有适切者。如《泽陂》之第三章云：“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牟氏解之为陈人怕妇诗，岂不极似，徐读一过，直令人忍俊不禁，此虽未能谓为确解，总不得不说殊有巧思也。



曾衍东诗

春间偶得《哑然绝句诗》一册，内题哑然诗句，七如道上曾衍东著，手写木刻，半叶六行，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皆七言绝句，每首连题共四行，一叶得三首，凡七十七叶，计诗二百四十首有半，末尾残缺。首有序云，“七如诗句多不成话，却又好笑，以其不成话，便当覆瓿，因其多好笑，搁在巾箱，舍不得遭蹋他了。久之成堆，公然一集。古云，下上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哑然绝句自序，嘉庆戊辰，七如道士曾衍东。”我读其诗，其序文，看其字，其款式，如嘉庆戊辰四字夹行并写，其图章，如云曾大诗书画，曾先生妙笔，可知是郑板桥一派，又一印文云，宗圣裔六十七世孙衍东，则是曾子之后也。曾见王西庄郝兰皋所写信，有模仿板桥体者，可以想见其时风气之一斑，只可惜现在找材料不大容易，若此诗集在这一点上颇有价值，若其多好笑读了有趣，又其次也。关于曾君的事，只见方士淦《蔗余偶笔》中有一则云，“楼未起时先有

鹤，笔从搁后更无诗，曾太令衍东题黄鹤楼太白堂楹帖也，超妙之作，足冠斯楼。阮太傅总制楚中，命去之，然早已脍炙人口矣。”今集中有《黄鹤楼》一首云，楼高多少步楼梯，直上高楼远水低，画鹤鹤飞都不见，大江东去夕阳西。又有《下乡》诗云，丝穗榔竿轿大乘，四围雪亮玉壶冰，村姑不识玻璃面，纤手摸来隔一层。此盖是居官时作，但不知是何处令君，或者当在两湖乎。曾君圣裔，而喜作打油诗，岂不怕世人之攒诃聚骂耶？此一书亦令我感到兴趣，前见孔传铎所作《申椒集》及《红萼词》各二卷，多隽艳可喜，此人乃衍圣公也，虽是性质略略不同，但亦可谓无独而有偶矣。





右台仙馆笔记

《艺风堂文续集》卷二有《俞曲园先生行状》，末有云，“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龕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二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殊不能悉称，盖纪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惟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不至令人哂弃耳。《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虽亦有志于劝戒，只是态度朴实，但直录所闻，尽多离奇荒陋，却并非成见，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余子所可企及也。试以卷一为例，第一则记冯孝子，虽曰以表纯孝，庶几左氏之

义，写的落落大方，有古孝子传之风，又何明达王慕堂二则写市井细民之高义，可以愧士大夫，而了无因果的结局，近世说部中均极少见，若其记范婉如及扬州某甲女，痴儿怨女之情死，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乃多有怨词，此则又是儒家之精神，为不佞所最崇敬者也。潮州制柿饼人砍断虎尾，因而获虎，末曰，“孔子曰，上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为也。”应敏斋在钱塘江沙洲上见绿色巨人，末曰，“《搜神记》载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出与战，仆之于地，乃是大鯢鱼。君之所见，或亦此类乎。”此等处骤视似只是文人旧习，所谓考据癖耳，实则极有意思，轻妙与庄重相和，有滑稽之趣，能令卷中玄怪之空气忽见变易，有如清风一缕之入室，看似寻常，却是甚不易到也。卷首附刻《征求异闻启并小诗二首》，其一末联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夫听说鬼之态度有如东坡，岂复有间然，而先生年老又似乐天与放翁，更无些子火气，则自愈见醇净矣。



方晓卿蠹存

近来旧书大涨价，但比较起来总比洋书为廉，所以还要买些来看。我看书没有专门可以做个界限，只是凭了兴趣，简单的说目的是想知道罢了，而拉扯开去便有点近于芜杂。时常看见了一部书，随即想找这著者的别的东西来看，结果往往是很花了一点钱，而又大抵看了没有什么意思。买到姚福均的《铸鼎余闻》四卷，很是别致，于是设法去找了《补篱遗稿》八卷，《海虞艺文志》六卷来。其次是方旭的《虫荟》五卷，续找来的有方晓卿《蠹存》二卷，光绪戊戌刊本。《虫荟》收罗材料颇不少，可以算是关于动物的一部类书，特别是蛇的一部分，读去仿佛是听讲希奇故事，也颇有意思。《蠹存》却是一部怪书，目录共分天文时令神鬼形体妇婴食物植物等十八目，据序言凡因应之大，事物之细，罔不毕具，以广见闻，裨日用，似乎是《万宝全书》之类，而又实是笔记，所以是特别，如时令中多列禁忌，宫室方位，方药亦杂神异，其所主似近于方技，

用现代语当称之为非科学的，但因此亦多保存好些旧传承或是民俗的好资料也。《神鬼》一曰颇足比拟《酉阳杂俎》，其说鬼尤多妙语，但不著出处，稍为可惜，所说不必一致，故疑其非出于一源。《水鬼》一则云，“鬼作纸灰气，惟水鬼作羊臊气，如人在船中闻羊臊气，急向空写噐字，则不为害。”案溺鬼作羊臊气，亦见《子不语》，岂已视为水怪故耶，写噐字可以避害亦奇，符咒的心理亦大值得研究，但恐不易得此闲人耳。





夜光珠

焦南浦著《此木轩杂著》卷一有《南唐宠姬》一则，前半云，“宋大将获南唐后主宠姬，夜见灯辄闭日云烟气，易以蜡烛，云烟气愈甚。曰，宫中不点烛耶？答言本阁每至夜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李氏一国之主，奢侈如是，其后身羁帝京，日夕以眼泪洗面，运去事往，宜百感之交集也。”案此种传说盖古已有之，梁僧宝唱所编《经律异相》卷三十六，杂行长者部树提伽身生人中受天果报二，引《树提伽经》云，“进到其户，白银为壁，水精为地，王见水流，疑不得进，树提伽即导王前。户中以黄金为床，白玉为几。树提伽妇有百二十重金银帟帐，端正无双，为王作礼，眼中泪出，王问卿妇见我何不惬，眼中泪出？答言王衣烟气，是故泪出。王言庶民燃脂，诸侯燃腊，天子燃漆，亦无烟也，何得泪出？提伽答言，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挂着堂上，昼夜无异，不须火光。”《千字文》云，珠称夜光，可知久有是说，而故事实例则或当以此经

为最早，六朝译文亦足以称之，自有古艳之色，后世传闻恐从此出，如烟气云云，形迹更其相似。惟佛经言长者前生布施，身受天堂之供，其事本是神怪，仙人楼居中有此照夜之珠，非但不觉鹘突，且亦自然，今移在南唐宫中，便觉得欠妥帖，至少也须放在汉武故事里才行，盖后世帝王已难该得起此宗珍宝，固不必引清故宫为例证始可知道也。尝闻湖州友人说笑话云，有村妇早起劳作，叹息曰，那得比皇后娘娘快活，此刻想尚躺在蓝夏布帐子里，叫声太监，给我拿个柿陀来吃。大家莫笑村妇以主观描写王家的幸福，读书人想像宫中必有宝贝，亦何尝出三家村见识以外，可知此等处要取拾得中亦殊不易易也。



中秋的月亮

敦礼巨著《燕京岁时记》云，“京师之曰八月节者，即中秋也。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师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此记作于四十年前，至今风俗似无甚变更，虽民生凋敝，百物较二年前超过五倍，但中秋吃月饼恐怕还不肯放弃，至于赏月则未必有此兴趣了罢。本来举杯邀月这只是文人的雅兴，秋高气爽，月色分外光明，更觉得有意思，特别定这日为佳节，若在民间不见得有多大兴味，大抵就是算账要紧，月饼尚在其次。我回想乡间一般对于月亮的意见，觉得这与文人学者的颇不相同。普通称月曰月亮婆婆，中秋供素月饼水果及老南瓜，又凉水一碗，妇孺拜毕，以指蘸水涂目，祝曰眼目清凉。相信月中有娑婆树，中秋夜有一枝落下人间，此亦似即所谓月华，但

不幸如落在人身上，必成奇疾，或头大如斗，必须斫开，乃能取出宝物也。月亮在天文中本是一种怪物，忽圆忽缺，诸多变异，潮水受他的呼唤，古人又相信其与女人生活有关。更奇的是与精神病者也有微妙的关系，拉丁文便称此病曰月光病，仿佛与日射病可以对比似的。这说法现代医家当然是不承认了，但是我还有点相信，不是说其间隔发作的类似，实在觉得月亮有其可怕的一面，患怔忡的人见了会受影响，正是可能的事罢。好多年前夜间从东城回家来，路上望见在昏黑的天上挂着一钩深黄的残月，看去很是凄惨，我想我们现代都市人尚且如此感觉，占时原始生活的人当更如何？住在岩窟之下，遇见这种情景，听着豺狼嗥叫，夜鸟飞鸣，大约没有什么好的心情，——不，即使并无这些禽兽骚扰，单是那月亮的威吓也就够了，他简直是一个妖怪，别的种种异物喜欢在月夜出现，这也只是风云之会，不过跑龙套罢了。等到月亮渐渐的圆了起来，他的形相也渐和善了，望前后的三天光景几乎是一位富翁的脸，难怪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喜悦，可是总是有一股冷气，无论如何还是去不掉的。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这句词很能写出明月的精神来，向来传说的忠爱之意究竟是否寄托在内，现在不关重要，可以姑且不谈。总之我于赏月无甚趣味，赏雪赏雨也是一样，因为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于我颇少缘分的。中秋的意义，在我个人看来，吃月饼之重要殆过于看月亮，而还账又过于吃月饼，然则我诚犹未免为乡人也。



后 记

近数年来多读旧书，取其较易得，价亦较西书为稍廉耳，至其用处则不甚庄严，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余不能吸纸烟，十几岁时曾买刀牌孔雀品海诸烟，努力学吸，历久终未学会，以至于今，殆为天分所限耶。常见人家耽吸，若甚有滋味，心甚羨之而无可如何，则姑以闲书代之，无可看时亦往往无聊赖，有似失瘾，故买书之费竟不能省，而其费实或超过烟价，有时将与雪茄相比矣。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亦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有友人办日报者索取补白，随时摘抄寄与，二三年来原稿垂尽矣。庸报社索去者有四五十则，口前来信云拟搜集为一册，亦便答应，此种文字新陈两非，不入时眼，印成书本亦少有人读，恐终辜负报社的好意，但是有一件事，可以

代作广告者，不佞虽未受五戒，生平不打诳语，称之曰语录，自信可无惭愧者也。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知堂题记。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周作人自编文集 药堂语录

作者=

页数= 1 0 4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太上感应篇
文海披沙
科目之蔽
女人三护
习苦斋画絮
鼠数钱
琐事闲录
跨鹤吹笙谱
九烟遗集
如梦录
存拙斋札疏
姚镜塘集
汴宋竹枝词
五祖肉身
七修类稿
辛卯侍行记
舌华录
夷坚志
麻团胜会
划水仙
张天翁
洞灵小志
耳食录
洪幼怀
药酒
落花生
入都日记
许敬宗语
销夏之书
绕竹山房诗稿
宋琐语
南园记
郢人
燕窗闲话
七夕
朱詹

澹？文存
松崖诗钞
武藏无山
指画
如梦记
日本国志
钱名世序文
曲词稗褻
读诗管见
曾衍东诗
右台仙馆笔记
方晓卿蠹存
夜光珠
中秋的月亮
后记
附录页